

■朱耀熙

成长的楼梯

这一架楼梯，整天沉默着，沉默地等待着。从老屋还是新屋时，一直到我的出生，我的成长。

楼梯结构也很是简单。两边是厚重木架，中间为踏板，一横一竖搭成直角的台阶模样。

老屋老旧，楼梯也老旧。周身灰黑，似乎堆积了百年灰尘，怎么擦也擦不干净。梯板，锯痕明显，些微的凸出翘起处，上蒙灰尘，像极了碾米师傅沾着粉尘的眉毛。

楼梯南侧悬空。父亲钉了几根小腿粗的杉木，构成防护栅栏。倒直角三角形的框架，中间是几条平行线的等距分隔。

在儿时的在我看来，楼梯是庞然大物，是神秘的存在。

当我还是婴儿时，抱着我的母亲在楼梯上行走，随着咚咚咚的脚步声响起，母亲的身子便摇晃起来。我的身子也随之往东往西，往西往东。

后来，能爬着走路了。母亲把我放在楼梯脚，让我尝试着爬楼梯。在她柔

和的目光下，我双手攀着木板，双脚向下用力蹬着，甚至双膝跪着，挺起整个身子往前倾。爬上去几步，就停住不敢爬了。母亲便把我抱下来。到了第二天，继续爬。这样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第一次能一口气爬到楼梯口了。跟在后面的母亲高兴极了。当我站起身时，她一把抱住我，连连夸赞：“挺有进步的，真不错！”

然后是练习下楼梯。这需要的时间似乎要更长一点。先是爬，人扑倒在楼梯上，转过头，先探出一只小脚，小心搁到下面的梯板上，再伸另一只，也搁在那块梯板上。后来是直起身子，先放一只脚到下方梯板上，再在同一块梯板上放另一只脚。每一步，都需小心翼翼。

从此，每有亲戚或邻居来访，母亲就让我表演爬楼梯。在众人期盼的眼光中，我爬行的速度更快了。然后又下楼梯。那速度更快了。像是一个小球、一只刺猬，不知施了什么法术，一下子从上面滚下来。当我红着脸站起来时，

身周遭掌声一片。

到了蒙学年龄，楼梯成了我数数的工具。它，不多不少，恰好二十级。而我，能准确无误地数它，要付出多大的努力。

最先是每踩一步，我都会数“一”。然后，从一数到了二，那便是一二、一二了。而到了三和四，全都乱了。走一步是一，两步是二，三步变成四了。但在母亲的反复指导下，数数字渐渐从无序变成有序。

上楼，数到二十，便到楼梯口；下楼，我数二十下，便到楼梯脚。有时我会连续上下楼，一直数数，从二十，到四十，到八十、一百二十。

数数多了，对数字的感觉敏感了。当老师讲到二十的倍数时，我马上会说出五个、十个。楼梯，促成了我从具体到抽象的转化。

长大了些，会帮母亲干活了。有时，我会跟母亲一起将一些谷物从楼下搬到楼上，从楼上搬到楼下。这并不容易。

如是搬运一满筐稻谷，先用附在竹筐的绳索打成一个绳套，然后往绳套里伸进一木棍。两人肩扛木棍，抬起竹筐，走向楼梯。楼梯倾斜，扛时要尽可能保持木棍与地面平行。

起初，我比母亲矮，上楼时，我在前面，母亲在后面；下楼时，母亲在前面，我在后面。因在楼梯上的位置比母亲高，稻筐的重量大部分在母亲的肩上，我只是帮衬而已。

后来，我个子高了，与母亲换了位置。上楼时，母亲在前，我在后。箩筐在眼前，看得见母亲的背部，夹杂着雪花般的白发，看不见她的双腿、她的脚步，只能凭着感觉走。

成人后，我手力大了，感到与母亲一起抬扛重物上下楼梯太麻烦。往往在母亲欣慰的眼光中，手脚并用，将满满的一筐稻谷从楼下搬到楼上，或从楼上搬到楼下。

如今，无人料理的老屋倒塌，百年楼梯不知所踪。留下来的，唯有白发苍苍的我而已。

■米丽宏

写意雉鸡翎

翎子，学名雉尾，就是野鸡尾部最长的那几根羽毛。

几根雉尾接在一起，长一米半甚至两米还多，便成了古装戏曲的道具。插于盔头上的翎子，高耸飘逸，盘旋飞舞，为戏曲舞台带来了山林野逸之气和飞扬跳脱之感。

生旦净末丑，各行都有插翎的，谁插谁不插有讲究：身份“正统”的角色不插，“野路子”的人物插。比如，李世民不插翎，李克用插翎。岳云不插翎，陆文龙插翎。杨延辉在《杨家将》中是大宋武将，不插翎；到了《四郎探母》成为番邦驸马就得插翎。林冲在《野猪林》中是八十万禁军教头，不插翎；到了《扈家庄》做了梁山好汉就得插翎。杨再兴呢，《九龙山》时候还是流寇，要插翎；到了《小商河》投奔岳飞帐下，就不再插翎。《闹天官》的孙悟空必定插翎，皈依佛门后就不再插翎。

“俊郎反尾”，翎子标明了身份，添了人物的俊美与英气，还为其桀骜不驯、意气风发的个性提供了丰富的表演空间。

翎子功，有掏、衔、挑、竖、甩、摆、抖、旋、绕、涮多种技巧。丑角的翎子，灵动妩媚；小生的翎子，英武潇洒；丑行的翎子，飘的是霸气；净行的翎子，抖的是机灵。

京剧《穆柯寨》中，美丽纯真又武艺非凡的穆桂英对前来盗宝被擒的杨宗保一见钟情，又怕杨宗保不答应她，于是，“她”双手挽翎娇羞踱步，又用食指和中指夹翎，翘翎，偏头偷窥杨宗保，活活呈现出又害羞、又爱慕、又着急的复杂心情。这翎子，形象地传达了一种初恋基调，柔软又灵动。

京剧《昭君出塞》中，王昭君一路疾行，到达南北交界、番汉接壤处时，朔风狂卷，坐骑踟蹰不前。她的百感交集就体现在翎子功的每一个细节上——掏、衔、挑、甩、摆、抖、旋、绕……都是灵动的战栗。思乡情、愤懑意、对番邦的恐怖感、听天由命的无奈……水火煎熬，大漠凄怆。两根翎子的外化表演，让人看到其内心的挣扎。

《斩三妖》中，姜子牙祭起鬼头飞刀斩妲己，妲己牙咬翎尖，就地“绞麻花”，表现这只狐妖的冥顽不化、抗拒到底；《炮打两狼关》中，梁红玉用钢叉杀金将，牙咬翎尖，怒瞪双目，展示了这位巾帼英雄的杀敌决心和英雄气概。

金甲灿灿，翎子轻点。“翎子生”一上台，便是一种年少气盛、意气风发的气氛。

京剧《小宴》，吕布上场时，头戴盔翎，身穿粉红蟒袍，头上翎子飘摆有序，端的是潇洒与威武。当他对貂蝉一见倾心，那两根翎子便不安分了：一会双翎神速转动，犹如金蛇狂舞；一会一翎悠闲弯垂，一翎悠然挺立，好似霞映彩虹；一会双翎一起抖动，由低到高冉冉挑起，宛如凤凰展翅。摆、勾、竖、甩、绕、点、颤、翘、扫、抖，那种喜悦、轻佻和孟浪，真是有声有色。

《空城计》中，司马懿率领大军，浩浩荡荡压到城门前，却只见两个老兵对酌猜拳，诸葛亮城头抚琴，安然沉静。他疑心陡起，命二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前去一探虚实。倏忽间，琴声又起，两将侧身朝向城头盛眉倾听，顶上翎子随着细微的心理活动而颤动。急骤的鼓点中，他们翎翎、抖翎、绕翎，一时间令人眼花缭乱。这场心理战中，心理的起伏跌宕若便由飞舞的翎子显现。颇堪玩味的是司马昭，他低头，翎子向诸葛亮等人仄去，微微摆动。翎子的律动配合着他若有所思的表情，让人联想到传递信息的动物触角——“拟物”修辞的运用，看似远离日常逻辑，却一举刺入人心深处。

荆河戏《大回荆州》里，有个绝活儿“扫台翎子”。戏中说的是，三国东吴名将周瑜，欲设计除掉刘备，他假意将孙权妹妹嫁给刘备，借甘露寺招亲之际，埋伏刀斧手杀之。没想到招亲弄假成真，于是再设计以酒色迷住刘备，意图使其老死东吴。当他得知刘备安心东吴，不再回荆州时，以为计谋得逞，心内狂喜。舞台上，他突然仰天狂笑，又猛地站立“骑马裆”，身子俯下、低下头盔。在“嘶边”锣鼓烘托下，两根翎子从台右的台板上一直扫到台左，翎尖一直伸到台下前排观众面前。观众看到用手可触的翎尖，似直接“触”到了周瑜的狂喜。如此夸张的“扫台翎子”，恰切表现了人物心情，体现了中国戏曲写意、夸张的美学法则。

翎子功，悬系着艺术家的心力与生命。它是实的意象，也是虚的意境，虚实相生，虚实相映，呈现出微妙的心灵空间和无尽的艺术境界。微小处观星辰，蜗角中创造世界，这正是老戏的魅力之一吧。

轻寒恰好

有了一股股冷空气做铺垫，冬天来得自然而然。人们不会觉得寒冷太过突兀，因为大家都做足了过冬的准备。冬来了，天气好像并不像预想中那么寒冷。其实所有事都是如此，自然过渡不觉得难以接受，猝不及防也无法适应，不舒服的感觉会因此翻倍。冬天如约而来，西风不烈，轻寒恰好。

天有寒意，但人不至于被冻得瑟瑟发抖。出门如果遇到冬日暖阳，还会觉得无比舒适。这样的時候，出门走走最相宜。我喜欢午后踱步到郊外，聆听大自然奏响的冬之恋歌。此时的冬景有别样的风味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。如同你惯见了怡红快绿，猛然看到一幅淡墨山水，不由心头一震，仿佛嘈杂混沌中一股清流汩汩而出，心境开阔明朗了起来。

天空远了，田野空了，远山淡了，河水浅了，冬树枯了。冬天到处是意境深远的写意画，相比春夏秋冬的盛大与繁繁，冬天的简约更有一种淡然和雅致的气质。寒意轻轻，风声微弱。行走在疏朗明净的画面之中，人仿佛也卸下了重负，回归到最质朴的状态。冬天的旷野一览无余，这种能够一眼望到地平线的感觉太爽了，如同一瞬间把自然万物纳入胸怀之中，视野开阔了，格局也大了。平日里那些枝枝叶叶的琐碎，已然无影无踪，只剩辽阔的自然在与你真诚对话。此时你需要表露自己坦荡赤诚之心，与万物相亲，与冬天相拥。

冬阳温柔，轻寒恰好。人不必把自己裹得太紧，我们可以与冬天亲密接触。有些树木的叶子落光了，少部分的树上还有一些黄叶。偶有黄叶飘零，滑过衣角，落到地上。我知道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这些叶子将完全凋落。冬树终将以一树枯枝，向冬天展示最简洁的文字，表达最深沉的感情。我捡起地上的一片落叶，端详上

■朱辉

打的

最近网上流传着一条视频，内容是乘客与的士司机发生争吵。视频中的女乘客出口伤人，骂的士司机职业低贱，声称自己有一辆豪车。司机听到她本地口音，排除了她是外地游客的可能性。由此推断即便她真有豪车，放着不开来打的，肯定是加不起油，豪车是用来装门面的……

看完视频，不由感慨打的、开的士居然都成了穷的标志。放在若干年前，两者可都是相当体面的。

记忆中第一次打的的经历，产生于1980年8月的上海。爷爷送我转学武汉，出发前一天打电话预约出租车。第二天开来的竟是“田鸡车”，也就是机动三轮车。当时轿车数量有限，出租车公司有大量“田鸡车”，服务价格与轿车完全一样，从天潼路到十六铺码头都是7.5元。

虽然感觉不佳，坐在“田鸡车”里身不由己蹦蹦跳跳，体验更不佳。但我第一次坐出租车，估计比绝大多数国人早得多。

1986年冬天，大哥大嫂结婚。那时普通老百姓弄不来婚车，都是靠打的撑起婚礼场面。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，结婚打的要给司机双倍价格。大哥大嫂都是上海人后裔，入乡不随俗，办婚礼也不忘“做人家”（节约）。他们打的隐瞒用途，到了婚礼现场，付完车费，这才戴上新郎新娘结婚婚带。的士司机大呼上当，骂骂咧咧而去。换成本地人，断不会为了节约几个钱，让司机骂骂咧咧坏了彩头。

面复杂的纹路。这些纹路，长长短短，细细密密，是这片树叶一生的履历。人又何尝不是一片叶子？经历过曲曲折折，品尝过悲欢离合，最终以最简单的方式收尾。春夏秋冬，生命在冬天收尾。

行走在冬天的画幅中，耳边似有舒缓轻灵的音乐响起，脚步也不由得慢了下来。风声、落叶飘落的声音、冬小鸟儿飞过的声音，这些细微的声响，更显出冬之宁静。微风习习，轻寒翦翦。我在想，冬天的来意是什么？造物主为何让万物经历冬天？冬天的到来，是造物主在提醒我们，这个世界不仅仅有春夏秋的明媚、繁荣和丰饶，还有冬天的简约和寒冷。轻寒怡人，对我们是一种提醒，提醒人们顺应自然的规律，给自己一段冷静期和蛰伏期，所以冬天是用来思考和积蓄的。我总觉得，人生在世有很多顿悟瞬间都是在冬天发生的。冬天让我们沉淀，冬天让我们彻悟，冬天让我们豁达。

轻寒之后是严寒，季节将走入冬天的深处，这是四季的规律。冬天告诉我们，寒冷是一种考验。只有经历寒冷的考验，才可历练出强大的内心。经历过寒冷，你才会知道温暖的可贵。有了寒冷的衬托，人们才会更加珍惜温暖。寒冷让我们学会了等待和期许，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德国诗人海涅说：“春天的特色只有在冬天才能认清，在火炉背后才能吟出最好的五月诗篇。”冬天给了我们一个雪夜童话，也给了我们一个美丽的梦想。

“冬有冬的来意，雪有雪的秘密。”冬天的温暖已经启程，来自故乡亲人的关怀，不时穿越山海，遥遥而来。天寒添衣，注意保暖，这些最简单的嘱咐和叮咛，都是冬日里最温暖的慰藉。

时光如歌，轻寒恰好。这个时节，让我们走入冬天的怀抱，去领悟季节的启迪吧。

■路来森



倪云林的“草亭”

是在亭中瞭望。可倪雲林画中的“草亭”，很少有人，偶或有人，也只是孑然独在，萧然自存，而且这些有人的亭子，大多出现在倪云林的早期画作中。如他的《秋林兴野图》（作于1339年），就是“画杂树数株，下有草亭，亭中有一人远望”。

绝大部分画作，尤其是倪雲林晚年的作品，其“草亭”，根本无人，就只是孤亭一座，孑然而立于江边树下。如他的《临亭远眺图》《溪亭山色图》《秋亭嘉树图》《江亭山色图》《孤亭秋色图》等，无不如此。

《紫芝山房图》，是倪雲林晚岁的精品之作。

典型的“一河两岸”构图模式，画面：一河，河面辽阔；对岸，山势逶迤，远山清影一痕；近岸，寒水疏林，杂树两株，绿竹数丛，另有一石耸立，枯草几簇；草亭孑然，立于岸边树下。整幅画面，辽阔、萧疏、荒寒，暮色苍茫，气氛宁静而肃穆。

暮秋黄昏，暮霭将起，远山迷蒙，浩

浩江水，绵绵江岸，一座草亭，草荏然，兀然而立。正所谓“一带远山衔落日，草亭秋影淡无人”。

草亭，四面无遮，仿佛只有风，飒飒而过。倪雲林自有诗曰：“旷远苍苍天气清，空山人静昼冥冥。长风忽度枫林杪，时送秋风到野亭。”

“时送秋风到野亭”，真是萧瑟之至，凉枯之至。

一座草亭，就是自然界的一叶扁舟，处在风雨飘摇之中，也处在萧散自在之中。

亭者，停也。它近似房屋，却不是房屋；不能永久居住，只能暂避风雨，暂时栖身。古代有“十里一长亭，五里一短亭”之说，李白《菩萨蛮》词曰：“何处是归程？长亭更短亭。”亭者，驿亭也。因为“驿亭”，就只能是暂寄，故尔“暂寄”者，也就只是一过客而已。倪雲林晚年的“草亭”，这种“暂寄”之感似乎更加强烈——因为晚年的倪雲林，家财散尽，浪

迹太湖，孑然一身，一无所有，他始终处在一种无依无靠的漂泊状态之中，偶然的停留，也只是暂时的，而且是一种无遮的停留。

直如飘飘一孤亭——空、静、孤、冷。著名文化学者朱良志先生说：“亭子，是云林山水的画眼，是画之魂。”真乃肯綮之论也。

其实，又何止如此？晚年倪雲林作品中的“草亭”，简直就是其自身生命状态的一种写照：他孑然而存，兀然而立；他是贫漏的，但又是特然的；他在孤独中生存，又在孤独中，瞭望这个山河世界。

他眼中，有草有木，有山有水，有静寂苍茫，也有闲远萧散，唯独没有有人——世俗之人。所以，当遭到张士信的羞辱时，他“绝口不言”，只因“一说便俗”。

他心中没有“俗人”，他更不想做“俗人”。

让“安静”成为一种时尚

了。但快起来之后感觉静不下来，不光是手脚慢不下来，脑子也快起来、浮起来了，少了一些耐心等待的心思。实在也是难怪，因为快了之后，两个事物相融的时间和空间就小了，这中间要装进去的东西也随之减少了。久而久之，整个人就不安静了。

不安静的人生，容易不着实、不踏实、不充实，进而产生不自信、不专业、不快乐。

因为不安静，就会容易害怕静处。比如说回家吃饭，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，但职场中，免不了要有些应酬。做生意的，说三天两头不见客户来，钱用不出去，心里就发慌，害怕下个月的订单要泡汤。所以，三天两头想着，差不多是时候了，要不找上门去，或者是邀上门来，该安排和谁谁谁聚一个了，美其名曰“找米吃”。一旦静下来了，就感觉整个世界冷下来了，自己好像离团失群了似的。

因为不安静，就自然会荒废静学。读书看报，是不能让人代的，也代不了，且多看多得、少看少得。所以，这是一个花时间的活儿。但因为“静”不下来，大

部分“动”的时间里很难留下“学”的间隙。天天抱怨太忙，却时时寻找热闹；每必定下计划，又次次一拖再拖。宁可抖音刷到凌晨，不愿挑灯学上五分。如此这般，日日如此，便“顺其自然”了。因为不安静，就经常会难以静思。常思，才能常新常清，才能清醒冷静。现在两个现象时有显现：一个是天天忙得陀螺转，脑子转累了，懒得思考了；再一个是做的东西太多了，挨个走下来，思绪乱了，理不顺了，思考不清了。所以，常常做到哪里算哪里，不知道做了什么，也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殊不知，“思”不深则道不明，“考”不实则路难行。

因为不安静，就必然会缺少静悟。为何要悟，这应该是人开窍的标志吧。因为好多的理念、观点、格局、心胸，包括思维方式、价值观，都不是简单学习所得，而是在学思践悟中，得到某种发自内心的主观能动，进而产生心理暗示和心灵寄托。但日常生活中，要做到静悟确实是难，因为没有安静下来，缺少了静学、静思、静处，也就没有了这种天然的“悟”景。

这样看来，安静，如此美妙，又何等重要。那么，我们是不是在“热闹”的边上腾个道，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，都时不时把安静请进来，与热闹和谐相处。就像一曲动人的乐章，有高音也有低音，有急促也有舒缓，目的是让更多的“无声”胜“有声”。

这样想来，真正的安静，是内心的笃定，是灵魂的坚定。其外在表现是不是应该这样：少一些不必要的应酬，常回家吃饭，享受必要的天伦之乐，常锻炼身体，使健康的躯体附上高贵的灵魂；少一些情绪化的埋怨，多一些理性思考，静思自己的过，常念别人的好；少一些快易达的想法，脚踏实地干，安安心心做，让成功“水到渠成”；少一些小自我的追求，正身的同时为大众，勿挟藏私心，不谋求私利，格局大一点，心胸开阔、格调高雅……

噢，安静正好！静，有力量、有容量、有雅量。既如此，何不让安静成为一种习惯。如果能使这种习惯发扬光大，说不定还可以成为一种时尚。对，安静是应该成为一种时尚！